



十里洋场的浮华旧梦
落魄家族的爱恨情仇

扫雪煮茶首部民国宅斗女人大戏

惊鸿一瞥间、一次华丽的邂逅
为光谓的奔赴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绿了芭蕉， 红了樱桃，

樱花



扫雪煮茶
著

被遗弃的十六岁少女
与大家族的抗争与解脱

《明朝五好家庭》《满堂娇》后
扫雪煮茶横扫晋江的亿万积分作品

生母重病
父亲与娇艳教师
暗结珠胎
再娶十九岁小妈
霸道军阀之子
与桀骜留学青年
争夺暗战
血色恋情一触即发



上
绿了
芭蕉
红了
樱桃，
扫雪煮茶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 扫雪煮茶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2-2551-1

I. ①红… II. ①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329号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著 者: 扫雪煮茶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龚 亮

封面设计: 粉粉猫 许一萍

责任校对: 张 翀

插 图: 猫君笑猪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65mmx235mm 1/16

字 数: 518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551-1

定 价: 50.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要人物介绍



俞芳芸：俞家九小姐，继承了母亲孔月宜的巨额财产。

俞忆白：俞家庶出的三老爷，俞芳芸的父亲。

胡婉芳：俞家三太太，芳芸的继母，俞忆白的太太。她是胡家的女儿，俞家大太太的妹妹。

颜如玉：俞忆白的姨太太，原名丘淑玉。曾经是芳芸的家庭教师，后来给俞忆白生了一个儿子谨诚。

岳敏之：美国回上海的“海龟”，李书霖的好友。

曹云朗：军阀曹大帅的儿子，和胡婉芳家关系密切。

俞敬亭：俞家大老爷，除了胡氏大太太，还有一个姨太太，和姨太太的感情更好。

大太太：胡玉芬，婉芳的大姐，和俞敬亭生了友诚、慕诚、倩芸三个孩子。

俞倩芸：俞家十小姐。

二太太：二老爷远山的遗孀，有明诚、十一小姐丽芸、秋芸三个孩子。李书霖的姑母。

俞丽芸：俞家十一小姐，李书霖的表妹。

俞远志：俞家四老爷，妻妾众多，孩子更多，四小姐茹芸、小儿子立诚是四太太亲生的。

俞茹芸：俞家四小姐。

唐珍妮：小电影明星，芳芸洋人表哥亚当的太太。原名唐宝珠，和李书霖关系暧昧。

李书霖：俞家的表少爷，富家独子，和岳敏之是好友。

亚当：芳芸的洋人表哥，受芳芸外祖家的嘱托，十分关照芳芸。

伊万、雁九：芳芸的保镖。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齐人之福	争锋相对	红尘	以和为贵	天伦之乐	太太经	俞太太只有一个	岳敏之	西风和东风	舍不得不舍得？	三老爷的家底	东风和西风	新任姨太太	大姐的嫁妆
087	079	073	067	061	055	047	041	033	025	019	013	007	00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五章	角力	093
第十六章	好风频借力	099
第十七章	唐珍妮的跳舞会(上)	105
第十八章	唐珍妮的跳舞会(下)	113
第十九章	风雪夜归人	119
第二十章	深情的表哥	125
第二十一章	颜如玉的胜利	131
第二十二章	称心如玉	137
第二十三章	小女人也是老虎	143
第二十四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149
第二十五章	偶然(上)	155
第二十六章	偶然(下)	159
第二十七章	新年	163
第二十八章	礼物	171
第二十九章	多事之春	179
第三十章	女人们的战争	187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三十一章	两伊之战	193
第三十二章	分家进行时	199
第三十三章	树倒猢猻不肯散	205
第三十四章	再妙的好计用多了也不灵光	211
第三十五章	芳芸的玉鱼(上)	219
第三十六章	芳芸的玉鱼(下)	227
第三十七章	老公姓俞,甜到忧伤	235
第三十八章	小姐们的人生追求	243
第三十九章	桃花朵朵开	249
第四十章	女大不中留	259
第四十一章	芳邻全是旧识	265
第四十二章	少女的情怀	273
第四十三章	风箏	281
第四十四章	保镖(上)	287



第一章
大姐的嫁妆

俞家大小姐的嫁妆单子摆在颜如玉的手上，紧捏着梅红帖子的手上青筋浮现。

“老爷，是不是太多了？”颜如玉原本好看的柳叶眉皱成了一坨墨团，她喘着粗气，把帖子恶狠狠地塞回俞老爷手里。

“这是月宜当年嫁给我的嫁妆单子，她走的时候我答应她，把这些照样给大姐做陪嫁。”俞老爷当然知道颜如玉为什么不舍，这薄薄几张纸占了他财产总额的九成以上，照着这张单子给大姐陪嫁，剩下的那些根本不能维持他们在美利坚的体面生活。

“如玉，你不要想太多，”俞老爷把礼单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对抹眼泪的颜如玉说，“你不是一直不想我跟孔家再有关系吗？把钱都给大姐，孔家还能对我们指手画脚？”

颜如玉冷冷地回答：“谨诚怎么办？他不要读书、娶亲、生子？”她说完推开门出去了。她不肯，也不可能把俞家的家产都给大姐，叫自己的儿子喝西北风。颜如玉走到阳台上，搂着七岁的儿子俞谨诚，吩咐黑人听差备车，回娘家。

俞老爷站在高高的阳台上，俯瞰颜如玉拉着儿子的手走下台阶。她和



儿子亲密的背影在向他无声的示威：俞忆白，那是你的儿子！

俞忆白觉得很疲倦。颜如玉自从生了谨诚之后，变得太多了。他很怀念颜如玉做大姐家庭教师时安静甜美又体贴的样子。也许，生了儿子之后就不该那样抬举她。俞忆白点了一根雪茄，狠狠地吸了一口，硬着头皮去找妻兄孔德仁。

“你说你要劝劝那个颜如玉，过几天再办？没得商量！”孔德仁吸着烟斗冷笑一声，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文件摊在前妹夫的面前，“合同你没有忘记罢，你要带大姐回国，可以。把她的嫁妆提出来，不然我们孔家收回！结婚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不要我再念给你听吧。”

“大哥，我答应了月宜的话自然会做到，可是如玉她……”俞忆白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我妹妹受伤住院时，你只晓得跟家庭教师勾勾搭搭，就没有想过今天？”孔德仁把那份文件收了回去，含着冷笑吐出一口烟圈，“美国是法制社会，你在结婚合同上签过字，这份合同就永远有效。办手续去吧，办成了早点回国也好。”

如玉一定会闹的，俞忆白觉得太阳穴又一跳一跳地痛起来。可是现在不把这个钱提出来，将来回中国女儿肯定要吃亏。想到从小活泼的女儿在儿子出生之后越来越沉默，他的心又偏向了女儿一边，有些软弱无力地说：“那就办吧。”

有从前的结婚合同，不过几个钟头，银行里五万美元的存款，孔氏洋行百分之十的股份，以及俞孔月宜存在花旗银行保险柜的两箱贵重首饰都转到了俞芳芸的名下。并且附上了详细清单和孔家的附属条款，说明如果芳芸未婚去世或是婚后无子女去世，那么这份财产将由孔家收回。

芳芸低着头签完名，孔德仁把她拉到身边，低声吩咐她：“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要看好了，不要给人家骗了去。回国不比在舅舅姨娘身边，凡事要多听多想，不要告诉别人你有多少钱。记住了吗？”

芳芸咬着嘴唇点头。孔德仁又拉着她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避开俞忆白交给她一根吊着一枚小巧白铜钥匙的项链，说：“这是上海花旗银行5号保险柜的钥匙，密码是你外婆和你的生日。外婆去世时留给你一些东西，

原来是想等到你结婚再给你的。你们要回国，舅舅就给你先送回中国去了。花旗银行的副经理亚当是你大姨夫的外甥，手里有你的相片，认得你的。你回国以后看机会去取。你妈妈的教训你要记牢。”

“大舅，我知道了。”芳芸点头，伸出双手搂紧舅舅的胳膊，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板上，洒出一串串水印。

孔德仁也舍不得外甥女儿，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泪，在她头上拍了拍，强笑着说：“回国了常给我和你大姨妈写信。”拉着她的手送她出门。早有听差夹着两只手提保险箱站在门边等候。律师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俞芳芸，笑着说：“可爱的小姑娘，你会是中国最富有的小姐。”

俞忆白听不得这个话，叹了一口气，掉头就走。俞芳芸把牛皮纸信封放进手袋，依依不舍地看了舅舅一眼，跟着父亲出门。

俞忆白的任期已满，回国的船票早已订好，一天行程都误不得。颜如玉回娘家不肯来，女儿芳芸虽然还算能干，一来只有十五岁，有些东西不好叫她收拾，二来她也不肯动颜如玉的东西，三来颜如玉也不会喜欢芳芸动自己的东西，所以俞忆白只有自己整理他们夫妻的行李。

俞忆白却是越收拾越觉得如玉的不好，想起月宜的好来。月宜虽然性格刚强，喜欢和他吵架，却从来没有让他在这些琐事上操过心，也从来不会在钱上面跟他耍过脾气，更没有过一不如意就回娘家的事。俞忆白越收拾越心酸，将月宜的几帧相片藏在了书箱底。

到了最后一天颜如玉还是不肯回来。俞忆白想到儿子心软，写了个便条叫听差的备车去接。颜如玉的母亲陪着她们母子回来，当着俞忆白的面把颜如玉好一顿抱怨才走。

谨诚在书房门口软软的喊了一声“爹爹”，俞忆白满肚子的怒火就无水自熄。颜如玉走过来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嗔道：“糊涂蛋，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和我们儿子！”

孔家的钱都给了大妞，俞家又是不能指望的，回国后只靠他的薪水过日子，将来大妞富足是肯定的，儿子可就差多了。俞忆白思及此，也不忍心再和儿子的母亲赌气，笑着搂住颜如玉的腰说：“上车吧，还有十几个



钟头就开船了。”

颜如玉想问大姐嫁妆的事又怕他再翻脸，遂忍住了不问。她在娘家想了几天，觉得老爷是最疼爱儿子的，到了中国慢慢哄着，叫老爷把那些钱哄出来买房买地，都安在儿子名下，老爷就是嘴上说不赞成，心里也是喜欢的。是孔月宜的嫁妆又怎么样？嫁到俞家来就是俞家的财产，没有叫大姐带到外人家里叫亲生儿子吃苦受穷的道理。至于孔家，再有本事也管不到中国的事。她迟迟不肯回家，不过是给俞忆白施压，加重儿子在他心里的分量。俞忆白写了一个条子叫她回家分明是让步，她就带着儿子回来了。

邮轮上除了驻美国公使汪大人，还有他的随员六七人。人人都是拖家带口到美国来的，就是没有家室的，也在美国成家添了人口。大家挤在一条船上，吸只雪茄全船人都能晓得那根雪茄烟是哪一年的，除去汪公使，人人都小心翼翼。

俞忆白每天和同事们在吸烟室里闲聊、读书。颜如玉缩在船舱里带儿子，偶然出门，也是一派大家闺秀风范。汪夫人夸她：“俞大人后娶的这位太太比前面那位孔太太安静多了。那位孔太太除了面孔是中国人的，哪点像中国小姐了？就是美国小姐也没有那么摩登的。”

连汪太太都夸她比孔月宜强，颜如玉心里极喜欢，在俞忆白面前更温柔体贴了。

俞忆白因为她一路上都不问大姐嫁妆的事，只当她想通了，也不再提，每天晚上逗逗儿子，再去女儿舱室走走，一路无话。

一转眼几十天过去，邮轮还没有到上海，喜讯就来了。汪大人的姨侄是新任柳大总统唯一的女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汪大人荣升教育厅督学，志得意满之状不足以言表。跟随汪大人发配到美国的属员个个都有好处，俞忆白因为跟随汪大人时日最久，居然给了个上海督学的好职位。虽然上海的督学不止一个，可是督学连大学校长都能管得到的，不论是声誉、地位还是薪水，都超出了他的资历和期望。

一直担心回去会坐冷板凳的俞忆白固然是喜不自胜，颜如玉更是喜上眉梢，替俞忆白谋划：“老爷，我们俞家不是都在上海？发一个电报回去，

请他们帮你找宅子，再顺便提一下你要在上海做官，不是更好？要是外省做官就算了，你做了上海督学，不和他们说反倒不好。说了，他们要还是不理你，我们自己过自己的就是。你出头了，不在他们面前得意在哪个面前得意？”

俞忆白被她劝得心里活动起来，想想自己做高官不让俞家晓得真真是衣锦夜行，就照如玉的意思发电报回上海。

俞家老太太收到三儿子要回上海做官找家里帮忙找房子的电报。先是吃了一惊，当初出洋的差使是二儿子的，她舍不得亲生儿子出去吃苦，把庶出的忆白推了出去。忆白在美国坐了十几年冷板凳，大家都没想有想到他居然有出头之日。

俞家自从老太爷去世，这些年大不如从前，突然有个儿子做了督学自然要牢牢抓紧。忆白发电报回来求助，在老太太眼里是不计前嫌。老太太一面叫人把樱桃街十二号的别墅腾出来给俞忆白住，一面把大儿子俞敬亭喊来，和他说：“老三有了出息，你做哥哥的要多跟他走动。听讲他在外国娶的妻子已经病死，现在身边只有个妾。你替他寻门好亲事，一来有个太太官面上妯娌间走动都方便；二来嘛，也叫他明白他还是我们俞家人，俞家对他只有好处，将来才肯替你们兄弟几个办事。”

俞大老爷想了想，说：“娶别家的小姐不是更不贴心了？玉芬的小妹婉芳还没有定亲，今年才十九岁，样子生得也还好，跟她姐姐也亲近，不如就是她吧。填房虽然差了点，嫁过来就是官太太，胡家肯定乐意的。”

俞老太太也觉得好，亲自开了箱子取了一柄镶金嵌宝玉如意，配了一个整齐聘礼去亲家家提亲，胡家听说俞三老爷三十来岁已经是上海督学，一说就准。俞老太太订下婚期，就叫大老爷回电报给俞忆白。

俞忆白接到电报愣了很久。月宜去世后，孔家虽然看在他无子的分上默许了颜如玉母子进门，但是话里话外一直是把颜如玉当成姨太太的。所以他就拖下来了，一直没有给颜如玉一个正式的名分，没有想到他人还没到中国，老太太居然自说自话给他订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

这个事自然不好和颜如玉商量。俞忆白想到汪大人一向看重他，夹着电报去请教汪大人。汪大人一字一句看完了电报，笑眯眯地问：“老夫人是你嫡母？”



俞忆白答：“是。”

“这就是啦。”汪大人把电报纸还给他，说，“你们老太太是真疼你，怕人家说你内宅闲话，所以给你说门相称的亲事，叫你安安稳稳做官。”

俞忆白红了脸：“颜氏……”

“颜氏虽然好，到底在你家当过家庭教师，你们又没有正经办过婚礼，对不对？照老规矩讲，确实只是个妾呀。不过美国不讲旧规矩，给你面子喊她太太罢了。”汪大人弹弹烟灰，乐呵呵地说，“不要看我太太夸她，可是她肯和你这位太太坐一桌吃饭吗？姨太太到底是姨太太，到哪里都是被太太们排挤的。”

“也是，我家规矩原来就大……”提到颜氏做过家庭教师的旧事，俞忆白就有些不自在，这个事到底是不体面的。他对俞老太太从来都是敬畏大过亲近，既然老太太做主替他定了亲，上司也支持，那就只有受了。

至于颜如玉，这几年有了儿子慢慢添了娇骄二气，也当压一压她，若是为了她推了老太太的亲事，还不晓得她怎么做呢。汪大人还有几个妾的，也不见汪太太怎么样。官儿们三妻四妾常有，她也是大家子出身，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俞忆白得汪大人提点，觉得难题不再是难题，随手把电报纸折在衣服口袋，走到门口又觉得还是不要让颜如玉先晓得的好，就走到女儿舱室里，把电报纸给女儿看，说“你奶奶给你找了个继母，说是你大伯母娘家的妹妹。还会把樱桃街十二号给我们住。这张电报纸你帮爹爹收起来吧。”

芳芸一行一行看去，嘴角一点一点弯上去，欢欢喜喜道：“恭喜爹爹。”把电报纸小心收起，对父亲说，“婚期定在八月十五，有点紧的，女儿把爹爹的衣服尺寸开出来，还是发个电报回上海，请奶奶找人替你做吉服好不好？”

俞忆白原以为继弦女儿会不高兴，看她这样通情达理，越发觉得自己的主意没有错，按着桌子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全，就这样办。你拟好了电报稿明天爹爹再来拿。我先去上面看你弟弟去。”

芳芸应了一声，送爹爹到门口回来，掩上舱门止不住冷笑。她铺开稿纸拟定了电报稿，压在花瓶底下，时时看两眼，却是越看越喜欢。

颜如玉从来不到她的舱室里来，她自然不会去找颜如玉。这个秘密保持得越久越有杀伤力。



第二章
新任姨太太

颜如玉站在樱桃街十二号的客厅门口，听差搬着她的箱子问：“姨太太的箱子送到哪里？”

俞芳芸稚嫩的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对听差说：“停一停，你们叫她什么？”

颜如玉挑了挑眉，冷笑道：“喊我太太。”几个听差站在一边挤眉弄眼，都不做声。

俞芳芸微笑上楼，挑中了三楼东边的套房做卧房，下来看着听差搬她的箱子。

颜如玉笔挺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来来去去都是俞家的听差，没有人答理她，她紧紧握着谨诚的手，谨诚在沙发上扭来扭去，不停地问：“爹爹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新的俞太太进门，这个孩子的处境不会比她从前好多少吧。俞芳芸将心比心，同情地问谨诚：“你饿不饿？”

“看看你那个野样子，”颜如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你就是学一辈子，也做不来大家闺秀。”

俞忆白怕女儿不懂中国规矩回国找不到好婆家，芳芸七岁时替她寻找



家教教中国规矩。彼时来应聘的颜如玉才十七八岁，穿着旧式的旗装，鹅蛋脸，杏核眼，一双弯弯的柳叶眉，又肤白若雪，活脱脱就是从国画卷轴里走出来的仕女。俞大人第一眼看见她就去了三魂七魄。

后来，孔月宜在实验室试制新型蒸气机时被炸成重伤，颜如玉抓住了亲近俞大人的机会。九个月后，俞大人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送走了妻子，接回了儿子。

颜如玉和芳芸在俞忆白前客客气气，私底下是一句话都不多讲的。在美国时家里的听差都是颜如玉的人，芳芸没少吃暗亏。

芳芸到底只是十五岁的女孩子，被她两句话打掉了同情心，晓得她今时不比往日，冷笑反击道：“学得再像也不管用，到底不是真的。”她扶着楼梯走到二楼，站在楼梯口喊，“我饿了，开饭。”

几个听差一齐答应着，就有人小跑去厨房。颜如玉说什么都没有人在答应她，芳芸却一叫就灵。这是怎么一回事？颜如玉不安得很，拦住一个窃笑的听差问：“老爷哪里去了？”

“三老爷去了大宅。”听差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商量办喜酒请客的事，老太太吩咐了，说这几天事忙，等成了亲再……再见姨奶奶。”

“要办喜事？谁的喜事？”这些人都喊她姨奶奶，她明明已经做了六年的俞太太！颜如玉突然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人抽走了，她强撑着软塌塌的身体，问，“是我们老爷要娶亲？”

“老太太说三老爷做了大官，姨太太上不得台面，一定要有正经太太当家，所以替三老爷定了一门亲事，就在这几天成亲。”听差低眉顺眼地回答。

姨太太！正经太太？颜如玉瘫倒在沙发上，脸色青白。谨诚被妈妈的样子吓坏了，抱着她大哭起来。听差的吓了一跳，怕担责任，连忙去前面大宅请示三老爷。

俞忆白一进客厅，颜如玉不晓得哪里来了力气，扑上去掐他的胳膊问：

“你要娶亲？”

“如玉，你从前不是说过你只要跟我在一起，是不计较名分的？”俞忆白避重就轻，抽出胳膊，为难地说，“这门亲事是老太太定的，我也没有办法。你不要哭……莫要吓坏了儿子。”

“俞忆白，”颜如玉哭出声来，大骂道，“你骗我，你说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发达了就要娶亲，你没有良心。”

经过客厅里的几个听差和老妈子都停住了脚步。谨诚大哭起来。

让人家晓得他连个妾都压不下，他还有脸在俞家做人？还怎么当官？俞忆白心头渐有火起，皱了皱眉说：“老太太做主替我订下这门亲事，也是为了我将来好，也是为了我俞家好。你的温柔贤淑哪里去了？快把眼泪擦擦，莫让人家笑话你不懂事。”

他沉吟了一下，对两个从厨房跑出来看热闹的厨娘说：“姨奶奶还没有挑房间？二楼要做新房的，三楼的套间给姨奶奶和大小少爷住。你们扶姨奶奶休息去。”

两个厨娘都是俞老太太派来的人，哪里会给姨太太面子，强扶颜如玉上三楼。颜如玉大哭大闹也不管用，披头散发地被锁在西套间里。俞忆白抱着儿子送到女儿房里，说：“大姐，看着你弟弟，别让他乱跑。”

谨诚吓坏了，抽抽泣泣哭个不停。芳芸哄也不是，骂也不是，只有站在一边不做声。

俞忆白哄了一会儿哄不歇，急得满头是汗。现在这个情形，是不能在颜如玉面前低头的，不然她得了势闹起来，说不定会误了婚礼。可是不低头，儿子又哭得让人心疼。

一个听差上来，请三老爷过去十五号议事。结婚是大事误不得，更不能让族里人笑话他连个妾都压不住。把儿子放到老太太那里，颜如玉一定不敢闹。俞忆白拿定了主意，抱着儿子去了大宅。

芳芸看爹爹小心翼翼地抱着谨诚下楼，晓得就是有了新太太爹爹还是



看重这个儿子的，能不担责任最好不过，她索性装头痛，关了门大睡。她的行李里还有几包点心，卧房桌上也有热水瓶，有吃有喝饿不着，根本不必开门惹是非。

第二天早晨芳芸一起来。早有老妈子等在门口，笑嘻嘻地说：“小姐，老爷在楼下饭厅等小姐一起吃早饭。”

芳芸走到楼下饭厅，只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桌边吃酒酿元宵，忙问：“弟弟呢？”

俞忆白说：“昨天在你奶奶那里睡着了，你奶奶极是喜欢他，说留在她那里住几天，等家里的事忙完了再去接。”

俞老太太对这个孙子的喜欢好像桌上的酒酿元宵，一勺酒酿总要掺一碗水再加半碗糖，看着满一大碗，其实到底只得那一小勺酒酿意思意思罢了。芳芸在心里冷笑一声，低头吃完了酒酿元宵，虚问一声：“爹爹，可要女儿去大宅帮忙？”

俞忆白摇摇头，芳芸乐得不沾麻烦，躲回套房看从美国带回来的杂志。

晚饭时芳芸下楼就发现楼上楼下都贴满了喜字。听差们在布置前面大客厅，一个个都穿着新竹布长衫，千层底黑布鞋，走起路来脸上带笑身上带风，说不尽的忙碌喜悦。

家里的听差都是俞老太太派来的，她这个大小姐支使不动也没必要支使。芳芸看清形势，到厨房吩咐厨娘：“我初回国水土不服，这几天就不下来吃饭了，每天三餐你们随便弄点什么送到我屋里去吧。”

厨娘答应了，芳芸掉头就走。芳芸才上三楼，就看见一个提着食盒的老妈子站在颜如玉的房外，正在腋下解钥匙。芳芸晓得她是被关起来了，高高兴兴缩回自己的屋里。

俞三老爷的婚礼非常之热闹体面。婚礼之后俞忆白赶着去南京述职，就连新太太一起带了去，说是要在南京渡完蜜月再回来。他们走的第二天早上，三楼西套间的锁才被取下来。